



中國之美及其歷史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1207.209  
3334

48389

# 飲冰室專集

##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 古歌謠及樂府

#### 序論

韻文之興當以民間歌謠為最先。歌謠是不會做詩的人（最少也不是專門詩家的人）將自己一瞬間的  
情感用極簡短極自然的音節表現出來，並無意要他流傳，因為這種天籟與人類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  
的歌謠能令人人傳誦，歷幾千年不廢，其感人之深，有時還駕專門詩家的詩而上之。

詩和歌謠最顯著的分別，歌謠的字句音節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是隨一時情感所至，盡量發洩，  
發洩完便戛然而止。詩呢，無論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騷體，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數句法和調法，所以詞勝  
於意的地方多少總不能免。簡單說，好歌謠純屬自然美，好詩便要加上人功的美。

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只要歌謠不要詩，因為人類的好美性決不能以天然的自滿足。對於自然美加上些人  
工，又是別一種風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經琢磨彫飾而更美的花卉，經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樣的璞玉花  
卉，無論美到怎麼樣，總是單調的，沒有多少變化發展，人工的琢磨彫飾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樣異而競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不同。詩的命運比歌謠悠長。境土比歌謠廣闊。都爲此故。後代的詩。雖與歌謠畫然異體。然歌謠總是詩的前驅。一時代的歌謠往往與其詩有密切的影響。所以歌謠在韻文界的地位。治文學史的人首當承認。

歌謠自然是用來唱的。但嚴格論之。歌與謠又自有別。詩經魏風園有桃篇。『我歌且謠。』毛傳云。『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則有樂譜者謂之歌。無者謂之謠。雖然。人類必先有歌而後有樂。凡歌沒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專門音樂家出。乃取古代或現代有名的歌謠。按製成譜。於是乎有合樂之歌。則後世所謂樂府也。詩並不是一定用來唱的。『不歌而誦』的也是詩之一體。但音樂發達的時代。好的詩多半被采入樂。幾乎有詩樂合一之觀。史記說。『詩三百篇。孔子皆絃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大抵三百篇裏頭。除三頌或者是專爲協樂而作詩之外。其餘十五國風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謠。二雅則詩人所作『不歌而誦』的詩。自孔子以後。卻全部變成樂府了。後世樂府其成立發達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樣。樂府之名。起於西漢。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官名）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這幾句話。敘樂府來歷。大概是不錯的。但有當注意的一點。當時是采歌謠以入樂府。並非先有樂府而後製歌謠。大抵漢代樂府可大別爲二類。其一。郊祀房中諸歌。歌詞與樂譜同時並製。性質和詩經的三頌略同。其二。卽樂府所采之民謠。其中大半是『徒歌』。而樂官被之以音樂。鑄歌鼓吹曲之朱鷺。思悲翁……等十八調。橫吹曲之隴頭。折楊柳……相和歌辭之雞鳴。烏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第看三。性質和詩經的十五國風略同。漢樂府屬於第二類者。蓋十而七八。此類樂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詩。而還被以各地方之樂。（注一）但後來有其詩而亡其譜。音節之異同。久已無考了。

漢代樂府諒來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詩可以劃然分出界限。魏晉以後用樂府的調名來做五言詩的題目，雖號稱樂府，已經和「不歌而誦」的詩沒有分別了。此如三百篇與樂相麗，漢以後的四言詩便與樂相離，宋詞與樂相麗，元明詞便與樂相離，近人曲便與樂相離。雖時代嬗變不得不然，然而名實之間，卻不可含糊看過。要之樂府一體，自西漢中葉始出現，至東漢末年而消沈，樂府在漢代文學史的地位，恰如詩之在唐，詞之在宋，確為一時代之代表產物。過此以往，雖繼續摹仿者不少，價值卻完全兩樣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漢樂府的作品，已併吞在五言詩範圍中，但其時卻另有一種類似樂府之短歌謠，其格調和當時詩家的詩大有不同，把幾個時代這類作品比而觀之，可以見出數百年間平民文學變遷的實況。本卷所鈔錄，以漢樂府為中堅，而上溯古歌謠以窮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調雜曲以竟其委。魏晉後用樂府調名標題諸作，則各以歸諸其時代之詩，不復在此論列。

（注一）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歷門雲中，臨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諸歌詩七十五篇，周諸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可見當時樂府以地為別，又別有所謂「聲曲折」者，則樂譜也。

## 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謠及其真偽

歌謠既為韻文中最早產生者，則其起源自當甚古，質而言之，遠在有史以前，半開化時代。一切文學美術作品沒有，歌謠便已先有。試看現在苗子，連文字都沒有，卻有不少的歌謠，我族亦何獨不然。雖然古歌謠發達

雖甚早，傳留卻甚難。不著竹帛，口口相傳。無論傳誦如何廣遠，終久總要遺失。何況歌謠之爲物，本是當時之人自寫其實感，社會狀況變遷，情感的內容亦隨而變。甲時代人極有趣的作品，乙時代人聽起來或者索然無味。現代歐美一時流行的曲子，過了幾年，便無人過問者，往往而有。況於一千幾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傳不墜，談何容易。現在古書中傳下來這類古董，也有好十幾件，我們雖甚珍惜，卻有審查真僞的必要。

最古之歌謠見於經書者，有帝舜與皋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右歌見尙書皋陶謨，在我們未能把皋陶謨的編輯時代從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真。那麼，這三首歌便是中國最古的古歌。距今約四五千年了，但卽令是真，也不過君臣談話之間，用韻語互相勸勉，在情感的文學上，當然沒有什麼價值。

尙書大傳也載有性質略同的三首歌。

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箴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褻裳去之。

這三首歌就詩論詩。總還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國歌了。但以文學史的眼光細觀察。這詩的字法。句法。音節。不獨非三代前所有。也還不是春秋戰國時所有。顯然是漢人作品。尙書大傳相傳是伏生作。真否已屬問題。就算是真。伏生已是漢初人了。據說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載歌。顯是依傍秦陶謨那三首造出來的無疑。

此外還有什麼帝堯時代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見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什麼帝舜的

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晉王肅的僞家語。娘家的來歷先自靠不住。更無考證之餘地了。僞列子有堯時康衢歌四句全鈔詩經此外各書還有堯舜時歌數篇皆無徵引之價值

離騷說『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據此。則夏代的歌。戰國時或尙有傳聞。但其辭當已久佚了。枚賾僞古文尙書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詩來。近人久已知其僞。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詩。一首無存。無已。則孟子書中有墨子所引夏謠『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僅存的韻語。孟子這書固然不假。但他根據何經何典。是否春秋戰國時人依託之作。我們卻未敢輕下判斷。

殷代歌詩。傳者依然很少。商頌五篇。是否有殷遺文在內。抑全屬周時宋人之作。已屬疑問。此外見於史記者。有殷末周初之歌兩首。

箕子過殷墟歌。

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司馬遷釋之曰：「所謂狡童者，紂也。」所

伯夷采薇歌。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固然是最有價值的古史，但所記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懷疑之處，這兩首歌我們不敢說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詩歌，三百篇著錄已不少，其有流傳之可能，性甚明，然則這兩首歌，大概也當可信，歌中文辭之優美，意味之濃厚，不待我贊歎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詩，當以三百篇為代表，此處不再說了，其次，則左傳所載零碎歌謠及其他韻語，還不少，今摘錄若干章，以規沿革。

周辛甲虞箴。襄四年

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辛甲乃周武王時太史，左傳不過追述其語。

宋正考父鼎銘 昭七年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以餽予口。

正考父爲孔子遠祖，在宋佐戴武宣三公，蓋口口時人，左傳追述之。

右兩篇本非歌謠，因其爲韻文之一體，見於左傳，故類錄之。

魯羽父引周諺 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晉士蔣引諺 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晉士蔣賦 僖五年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卜偃引童謠 僖五年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宋築城者嘲華元 諷宣二年

睥其目，疇其腹，棄甲而復，子思于思。同 爲 顯 棄甲復來。

魯聲伯夢中聞歌 成十七年

濟垣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魯人為臧紇誦葬四年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

鄭人為子產誦葬三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右子產初執政時所歌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右執政三年後所歌

魯人為南蒯歌昭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魯鸚鵡謠昭二十五年

鸚之鵠之。公出辱之。鸚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鵠跣跣。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鸚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

勞。宋父以驕。鸚鵠鸚鵠。往歌來哭。

吳申儀儀歌哀十三年

佩玉粲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衛侯夢渾良夫諫哀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右所錄並未完備。不過把文學成分較多的摘出來便了。內中最有趣的是嘲華元謳一羣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把對面的人面目寫得活現。最奇詭的是渾良夫諫。一個冤鬼被髮跳擲的情狀。在紙上颯颯有聲。

右所錄有許多要參考當時的本事，可看左傳原文，今不贅錄。

我們讀這些謠諺，當然會感覺他和三百篇風格不同，尤其是後半期——襄昭定哀間的作品，句法是長短

句較多，格調多輕俊，藻澤加濃厚，雖彼此文體本不從同，亦可以見詩風變遷之一斑了。三百篇中惟「胡為

與左傳諸歌謠最相似此章乃陳靈公時詩三百篇中最晚的一篇了

周代歌謠見於左傳以外者尚不少，但真僞問題卻大半要當心了。內中時代最早的則所謂口口西王母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

這首謠見穆天子傳，說是周穆王上崑崙山見西王母，臨歸，王母觴之於瑤池，唱這謠送他。穆王還有和章，不怨

錄穆天子傳這部書，乃晉太康三年在汲縣魏安釐王冢中，與竹書紀年同時出土，書之真僞問題很雜，若認

爲全僞，那麼便是晉人手筆，若認爲真，便是戰國人所記，可算中國最古的小說，若謂西周時的穆王真有此

事，真有此詩，未免癡人前說不得夢了。詩卻甚佳，但和三百篇風格迥然不同，細讀自能辨。

次則所謂齊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這首詩始見於史記集解引應劭云，出三齊記，甯戚是管仲同時人，此詩若真，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

了，但我們當注意者，呂氏春秋舉難篇，淮南子道應篇，並詳載甯戚飯牛事，但皆僅言其『扣牛角而歌』並

沒有載他的歌詞。而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則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本作歌碩鼠，字形近而誤。

高誘呂氏春秋注亦云：『歌碩鼠也。』並將詩經碩鼠篇全文錄入注中。所歌是否必為碩鼠，雖未確知，但南

山白石之篇為劉向高誘所未見，總算有確實反證。三齊記已佚，不知何人所撰，恐是晚漢依託之作耳。文類

聚及文選賦，李善注又各載有甯戚歌一首，與此文不同。文選注那首末句云：『吾將與爾適楚國。』似是因原有歌碩鼠之傳說，乃將碩鼠篇一語將去，故適彼樂國。歌符成文藝文類聚那首前四句和三齊記那

首大同小異，末句云：『吾將捨汝相齊國。』似是此詩就詩論詩，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麼便是七言詩之祖。將那兩首改頭換面，湊成要之，三首皆不可信也。

但我敢說這種詩格，決非春秋時所有，擺在東漢樂府裏頭，倒還算上乘。其實甯戚飯牛事，便根本不可信。布

期決無有此事。本是戰國游說之士造出來，則東漢末偽中生偽。

其次則所謂秦百里奚妻之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芜屨，今日富貴，忘我為。

此詩見應劭風俗通。勅東漢未人。百里奚為秦穆公時人，詩若真，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

本是戰國人造的謠言，孟子已經辯過，這詩句法，頗似漢郊祀歌，當屬漢人依託，詩亦寡味。

其次則伍子胥自楚亡命時，漁人救之作歌。

日月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澌。

日已夕兮，余心傷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且急兮，將奈何。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此歌見東漢袁康所著吳越春秋，這部書為半小說體的，所載事蹟，我們未敢全信，但此歌尚樸，與左傳所載

春秋末歌謠還不甚相遠。姑且算他是真的罷。吳越春秋記載有伍子胥河上歌申包胥歌屈子琴曲越王夫  
人歌采葛繡歌等皆一望而知爲漢人手筆因此我連這首漁  
父辭也不能  
不有些懷疑

次則論語所載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歌見論語。我們當然該相信。但據近人崔適的考證，則論語末五篇之真僞還有問題。內中曾否有戰國人竄亂，尙未可定。莊子人間世篇亦載此歌，而其詞加長。末段有『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等語，似是從論語衍出。

莊子人間世篇載有孟子反琴張弔子桑戶歌云：『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爾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三人皆孔子時人。孟子反卽孟之反，子桑戶卽子桑伯子。俱見論語。琴張見孟子，似是孔子弟子。但這首歌大概是莊周寓言代撰，未必爲孔子時作品。

次則有孔子所聞的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見孟子，且述有孔子贊美解釋之詞。我們應認爲真。

孔子最愛唱歌。我們在論語和別的書裏頭，處處可以看出。論語說「子於是日必歌矣」不但所歌像都是前人

舊詩，自己作的很少見。各書中所載孔子詩歌比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見史記孔子世家。說是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聞之。孔子去魯。作此。遼山十里。螭蚘之聲。猶尚在耳。

見說苑。還加以解釋。說是「政尙靜而惡諱。」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見禮記檀弓篇。說是孔子臨沒時。負杖逍遙所作。

這三首歌所出的書。比較可信。但都是西漢人著述。那時的孔子早已變成半神話的人物。卽如孔子世家中所載事蹟。我們便有一半要懷疑。所以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仍未敢斷。歌詞也不見什麼好處。

此外號稱孔子詩者。還有若干首。例如什麼適趙臨河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見水經注。什麼卻楚

聘歌。「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寡兮

聘歌。「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什麼獲麟歌。「唐虞世兮風麟遊。今非其時。俱見僞孔叢子。什麼龜山操。

「予欲望魯兮。龜山何。」見晉人所輯琴操。這些顯然是魏晉以後贗作。本不足論列。但因一般人尙多崇信。是以錄而辨之。

世傳琴操二卷。題漢蔡邕撰。內載琴曲歌辭四十二首。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此書若可信。那麼真是三百篇以外之商周樂府。何等寶貴。然後漢書蔡邕傳並不言其著有琴操。隋書經籍志有琴操三卷。則晉人孔衍所撰。今所傳本若爲隋志之舊。則亦晉人所作耳。晉人最好造僞書。僞古典。凡那時代所出現之書。言上古事者。本極難信。琴操所錄歌辭。無一首不濫俗惡劣。不惟非三代舊文。卽兩漢亦無此惡札也。故今一概不錄。因龜山操事。附論於此。

戰國韻文。除屈原宋玉幾篇鉅製震古鑠今外。別的絕少流傳。北方尤爲稀見。勉強找一首。則惟趙武靈王夢中所聞歌。

美人焚榮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

此歌見史記趙世家。說武靈王所聞者乃一處女鼓琴而歌。情節和詞藻。都和左傳所記聲伯夢中聞歌有點相類。

楚辭以外戰國時江南詩歌。說苑善說篇。所載越女權歌。說是楚國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擁楫而歌』。歌的是越音。其詞如下。『濫兮拊草。濫予昌枹。澤予昌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蹙滲。堤隨河湖。』鄂君聽著。自然一字不懂。於是叫人譯成楚國語如下。

今夕何夕兮。華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在中國古書上找繙譯的文字作品。這首歌怕是獨一無二了。歌詞的旖旎纏綿。讀起來令人和後來南朝的「吳歌」發生聯想。說苑雖屬戰國末著述。但戰國時楚越之地。像有發生這種文體之可能。況且還有鈎勒鴉舌的越語原文。我想總不是僞造的。

到秦漢之交。卻有兩首千古不磨的傑歌。其一。荆軻的易水歌。其二。項羽的垓下歌。

易水歌

史記刺客列傳記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取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據史記，荊軻的歌當有兩首，前一首作『變徵聲』，大概是鉅情惻的別情，所以滿坐垂淚，可惜歌詞已失傳了。這一首乃最後所歌，史言『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至今我們讀起來，還有一樣的同感，當時更可想見了。雖僅僅兩句，把北方民族武俠精神完全表現，文章魔力之大，殆無其比。

垓下歌。

史記項羽本紀敘羽最後戰敗，漢兵圍之於垓下，「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歌闋，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位失敗英雄寫自己最後情緒的一首詩，把他整個人格活活表現，讀起來像看加爾達支勇士最後自殺的彫像，則今二千多年，無論那一級社會的人幾乎沒有不傳誦，真算得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了。世俗傳有虞美人和詩乃

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更無辨證之價值。

綜觀以上所錄，可見中國含有美術性的歌謠，自殷末周初，始有流傳作品，起喜歡不能算美術的，就此少數傳品而論，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變遷痕跡。前期的格調，和三百篇有點相近，後期便和楚辭有點相近。到易水垓下兩歌，已純然漢風了。最可惜是戰國時代傳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變的徑路。史料闕乏，無可如何了。

## 第二章 兩漢歌謠

本章所錄，一除卻有曲調的正式樂府，二除卻句律嚴整的五言詩，所以範圍甚窄，但此三種界限，原很難畫分，不過爲全書組織之便，姑別立此章，以便於敘述，讀者須與本卷第三章及第四卷第一章合參，方能見出歷史全影。

漢代最有名歌謠，自然首推高祖的大風歌。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詩和項羽垓下歌對照，得意失意兩極端，令人生無限感慨，詩雖不如垓下之美，但確表現他豪邁的人格，無怪乎多年傳誦不衰。

高祖還有一首鴻鵠歌。

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後不果），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將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

這首詩雖僅爲一愛姬而作，但意態雄傑，依然流露句下，漢書藝文志詩歌類首載：「高祖歌詩二篇。」想他